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袁世凱的故事

李 光 羽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济南

历史小故事丛书
冀世凯的故事

李 光 羽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5印张 67千字

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6,000

书号 R10099·1613 定价 0.31元

目 录

袁家寨.....	(1)
无赖恶少.....	(5)
投军.....	(12)
朝上爬.....	(17)
小站练兵.....	(25)
投机变法.....	(30)
出卖维新派.....	(35)
屠杀义和团.....	(46)
巴结帝国主义.....	(51)
被迫下野.....	(59)
东山再起.....	(65)
左右开弓.....	(71)
谋夺大总统.....	(75)
“兵变”的把戏.....	(80)
成立袁氏内阁.....	(85)
暗杀宋教仁.....	(90)
威逼选总统.....	(97)
复辟前奏曲	(102)

輿論和“請愿”	(107)
導演“推戴”	(112)
云南槍聲	(117)
帝制丑劇	(125)
一場皇帝夢	(129)
遺臭萬年	(135)

袁 家 寨

1859年中秋节后不几天的一个傍晚，一匹快马驰进河南省项城县东北一个名叫张营的村子。

骑在马背上的是个团丁（地主武装“团练”的士兵），他一进村，老百姓就纷纷议论开了：“瞧那小子，马跑得好快！甭问，准是打袁甲三那老东西营里来的。”

“哼，我倒盼这家伙是来报丧的，没准儿是袁甲三叫捻军给打死了呢！”说这话的是个小伙子。

“年轻人，”一位老人摇摇头，“袁甲三给打死，你也得不到好处呀，袁家办起丧事来，少不得又要从咱们身上刮一层皮！”

“照您说，还不愿意袁甲三死？”小伙子不服气。

“哪儿的话！我但愿袁家的人都死光，死绝，死得一只老鼠都不剩，才痛快呢！”老人说着，狠狠瞪了袁家大门一眼，补了一句，“捻军啥时候打过来就好了！”

他们说话的当儿，那团丁已经把马缰绳系在一棵

老柳树下，蹬蹬蹬地跑进树边的黑漆大门。

这是袁甲三侄儿袁保中的家。

袁家祖上好多代，就一直是项城出名的地主，从袁保中祖父起，还做了清朝政府的官，传到保字辈儿，因为弟兄几个都出去做官了，就由袁保中掌着家业。刚才议论纷纷咒骂袁家死光死绝的，正是袁家的佃户们。

团丁进门的时刻，袁家从上到下，正忙得不可开交。原来，就在这一天，1859年9月16日（农历八月二十日），袁保中第四个儿子出世了。

袁保中听说有人从叔父那儿来，不知是吉是凶，赶忙把团丁唤进书房，悄声问：

“什么事儿？”

团丁媚笑着说：“我是给老爷您报喜来了，正赶上小少爷出世，嘻嘻——”

袁保中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了下来，问道：“你快说，什么喜事儿？”

“叔老太爷在那边打赢了！”

“哦——”袁保中喜得咧开了嘴巴，“有信么？”

“叔老太爷没写，说是怕落到捻子的手里给家里惹麻烦，叫我报个口信。”

团丁说的“捻子”，就是捻军。捻军和太平天国

起义军一样，都是农民起义武装。他们不但勇敢地攻打州县，与官府作对，还到处袭击土豪劣绅，给老百姓报仇。

“这会儿，”团丁接着说道，“叔老太爷已下了命令，凡是在捻子活动的村子里捉到的人，从十五岁以上到七十岁以下的，统统杀死！”

“是要杀他个一干二净！”袁保中咬牙切齿地说，“依我的性儿，七十岁以上的老东西也要杀，谁叫他们生出造反的后代的！十五岁以下的小逆种也要杀，谁能担保他们长大了不是捻子！”

“小的一回军营，就把老爷的意思向叔老太爷禀（bǐng，丙）告！”团丁说着，一条腿跪了下来，“老爷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袁保中明白，这是团丁讨报捷的赏钱，于是就叫管家的拿来些钱，把他打发走了。

按照袁家家谱上排的辈份儿，保字辈下的一代，是世字辈。由于袁甲三“剿捻”打了胜仗，当天，袁保中就给新生的儿子取名为袁世凯，意思是祝贺袁甲三高奏凯歌。

那时候的人除了名之外还有字，因为清朝政权叫农民起义军打得摇摇欲坠，袁保中想要儿子长大了继承袁甲三的衣钵，镇压造反的农民，以告慰于朝廷，

所以给袁世凯取的字就叫慰廷（也有写作慰亭的）。

可是，袁甲三打胜仗的消息，并没有给袁保中多大的安慰。他知道，捻军活动的一个根据地，离开项城只有一百多里地，捻军说来就来。而自己是这一带地主豪绅中冒尖儿的，袁甲三又是自己的亲叔父，既然袁甲三已经成了捻军的死对头，那捻军要报仇，当然不会把他袁保中给忘了。

袁保中又是怕，又是愁，为了防备捻军前来找自己算账，便在项城东北大约四十里的一处险要地方，建造了一座大堡寨。

大堡寨是由厚厚的围墙圈起来的，寨子的四角，各有一个高大的砖石碉堡，上面安置着土炮，可以供团丁瞭望守卫。

大堡寨围墙外面，是一圈壕沟。壕沟里灌满了水，人马跳不过去。只有寨门前设着一架吊桥，白天，人马可以从吊桥上进出寨门，一到天黑，吊桥扯起来，就不让人马通行。

袁保中把一家老小全搬进了大堡寨。从此，人们就把这座大堡寨叫做袁家寨。

因为袁世凯是项城袁家寨人，照那时候的习惯，可以用籍贯来代称出了名的人，所以后来袁世凯也被人叫做袁项城。

无 赖 恶 少

离袁家寨不远的地方，住着一户姓周的地主。

俗话说：“鱼恋鱼，虾恋虾，乌龟亲的是王八。”袁保中搬到袁家寨没多久，就跟姓周的地主热乎上了。

袁世凯在袁家寨中长到了七岁。那年春天，他跟周家的独生子为争夺一个小山雀儿扭打了起来。小孩子打架是常有的事，可是蛮不讲理的袁世凯竟捡起半块砖头，砸破了周家小孩的脑袋。

周家地主气极了，抱起他的宝贝疙瘩，直奔袁家寨，向袁保中告状。

袁保中在乡里一向吹嘘自己教子有方，如今见袁世凯闯了祸，他的面子真有点下不来。没办法，只好当着周家地主，把袁世凯揍了一顿。

转眼到了端午节这天，袁世凯眼珠一转，想出了一个报复的坏主意。

他捉了十几只青蛙，把它们装进一个瓦罐里，然后，灌上一勺子粪汁，用油纸封住罐口，外面再糊上

一张红纸。他叫家里的仆人把这瓦罐送到周家去，说是袁保中袁老爷赠送的节日礼物。

周家地主收下瓦罐，估计里面装的是美酒，满心欢喜，也打点了一份回礼，叫那人带回。袁家仆人一走，他立刻兴冲冲地撕掉了瓦罐的封纸，还没等到他鼻子凑上去闻酒香，憋在瓦罐里的青蛙全都蹦了出来！

青蛙身上沾满了粪汁，溅得周家客厅臭气冲天，气得姓周的地主七窍生烟。

周家地主又一次到袁保中面前告状。袁保中问明了情由，连连表示道歉，同时叫手下人准备麻绳棍棒，说是这回非把袁世凯捆住揍个半死不可。

“袁翁，不要打，打坏了反倒是我的不是了！”周家地主假意劝说，心里却直诅咒，“打，打死了才解我的气，消我的恨！”所以他干脆在袁保中面前坐了下来，明摆着要亲眼看看袁保中怎么责罚袁世凯。

袁保中一方面感到在周家地主面前下不了台，另一方面也真被袁世凯气坏了。他一手抓着麻绳，一手拎着棍棒，叫人把袁世凯找来。

可也怪，袁世凯竟象钻入三尺深的地下似的，哪儿也找不着。

找不到闯祸的主儿，周家地主只好悻（xìng，幸）

悻地告辞。他怀疑是袁保中存心叫儿子躲起来的，临走的时候，话里有话地说：

“袁翁，四公子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迟早能找到的。只要他不是跳河自尽了，悬梁上吊了，你总有教训的时候——我这话没错吧！”

袁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，臊红了面皮，咬咬牙说：“只要给我找到，一定拖到府上来，当着你的面将他往死里打！”

“不必，不必——”周家地主摆了摆手，皮笑肉不笑地说。

望着周家地主远去的身影，袁保中大吼：“不打死他我不姓袁！”

告状的走了，直到天黑，袁世凯还是没找着。

第二天，仍旧不见袁世凯的人影儿。

袁保中有点担心了：袁世凯是图报复给周家搞恶作剧的，决不会去跳河悬梁自杀。可是他一天多没露面，会不会逃走了呢？这小东西才七岁呀！

正在袁保中着急的当儿，他的兄弟袁保庆来劝他了。

袁保庆说：“大哥，你也太狠心了，小孩子家，用麻绳棍棒教训，哪受得了！我要是有一个孩子，准疼得跟掌上明珠似的。”

袁保中不吭声。他知道，袁保庆因为结婚多年没有孩子，早就想把袁世凯过继过去，作为嗣（sì，似）子，要是真给了他，倒也省了一份心。

“我看，这回找着了世凯，你也用不着再教训给那姓周的瞧。我正要到山东济南去做官，你就让我把他带去好了。”袁保庆说。

袁保中闷声闷气地回答：“随你的便吧。”

袁保庆见袁保中答应了，回到自己房内，和他老婆牛氏，搀着袁世凯来到袁保中面前。原来，袁世凯一天多不见人影儿，正是躲在牛氏房间里！

袁保中其实心里也不想当着周家地主的面把袁世凯打死，可是不这样做又下不了台，既然有兄弟求情，乐得送个人情，就关照了儿子几句，让袁保庆把他带到济南去了。

袁保庆把袁世凯带到济南，为了使这个将来接传自己家业的嗣子长大了能有出息，特地给他请了个举人做老师。

可是袁世凯顽劣成性，根本没有心思读书，倒是经常溜到外面去游逛、打架，还偷袁保庆的钱到外面胡闹乱花。

两年后袁保庆调到南京做官。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城市，袁世凯更是胡作非为。这个十来岁的官宦子

弟，三天两日地骑着马，在南京近郊的清凉山、雨花台、太平湖等风景名胜狂奔疾驰，有时把老百姓撞倒在地，他朝马屁股狠狠抽上一鞭，就哈哈笑着逃跑了。

一天刚下过雨，地上又湿又滑，袁世凯在南京城西的莫愁湖边骑马驰骋（chěng，逞），不料马脚一滑，把他摔了个四脚朝天，跌在一块石头上，将一只脚的脚踝（huái，怀）骨跌断了，痛得他额头上冷汗直冒，好不容易爬上马背，勉强回到家里。

袁世凯怕受责罚，不敢说是骑马跌断了脚骨，只讲自己受了风寒，脚关节生疼。袁保庆就请走方郎中给袁世凯敷了点草药。袁世凯足足三个多月没出门，调理那只受伤脚。后来，袁世凯脚上的伤算是治好了，但骨头接得不好，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，象个瘸子，而且落下了病根，逢到阴雨天气就要酸痛。

骑马摔断了腿，这下袁世凯总该好好读书了吧——没有，他劣性不改，依然花天酒地地混日子。

夏天，他用墨汁在老师休息的竹躺椅背上画了个乌龟。老师躺上去，一出汗，乌龟反印到长衫背上，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。老师气得吹胡子瞪眼睛，指着袁世凯的鼻子连声斥骂：“你这没出息的混小子，将来你就是当乞丐要饭，也没人可怜你！”

其实，要说袁世凯一点没“出息”，倒也不见得。袁保庆教他做官的诀窍，他就很能心领神会。

比如，袁保庆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凡是当将官的，都是先施给士兵小恩小惠，然后再严厉地威压，使他们服从……”这话袁世凯就牢牢记在心里，后来运用得比袁保庆不知高明多少倍。

可是，袁保庆还没来得及传授给嗣子更多的做官之道，就在1873年7月患霍乱死去了。

袁世凯于是跟着嗣母牛氏，把袁保庆的棺材送回项城。

就在办理袁保庆丧事的当儿，袁世凯还不忘大捞一把。袁保庆做官多年搜刮得来的钱财，有一大半落进了他的腰包。

袁世凯在家乡混了半年多，生父袁保中也死了，由于没人管教，更加游手好闲。正巧他在北京做官的堂叔袁保恒（袁甲三的儿子）回原籍探亲，见袁世凯这么混下去不是办法，就把他带到北京，帮着办点杂事儿。

袁世凯到北京后，没有多久，就学会了官场中一套贪污腐化的本领。堂叔叫他办什么事，他着实显出了一点鬼聪明。袁保恒很喜欢袁世凯，夸奖他机敏能干，是个人才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袁保恒和袁世凯的继父袁保庆、生父袁保中一样，也只活到五十多岁，就生病死了。袁世凯只得再回河南，过他的浪荡公子生活。

他在家乡娶了个比他大三岁的老婆于氏，生下了大儿子袁克定，还参加了两次科举考试，由于文章太差，两次都落第了。

他想出一笔钱捐个官做做，就向生母、继母各讨了一大笔银钱，到北京去活动。结果，他一进北京，就和以前相识的赌友开起牌战来，把带去捐官的银钱输得干干净净，灰溜溜地回到了家乡。

投 军

呆在家乡的袁世凯穷极无聊，一天，他躺在床上，两手枕在脑后，眼睛瞧着屋顶棚，盘算着怎么可以做官，发财，发财，做官。

做官与发财，看来还是先做官再发财容易些。凭空发不了财，所以谈不上先发财再做官。而一旦做了官，发财也就八九不离十了。

做什么官呢？文官是做不成的，自己考了两回秀才，都落了空；捐官呢，又把本钱输了个精光。那就做武官吧——

想到这里，袁世凯大喊一声：“有了！”

于氏被他吓了一跳，问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有了？”

“做官呀！”袁世凯笑嘻嘻地说，“我继父的把兄吴长庆，眼下正在山东当淮军统领，我这就投奔他去，捞个官儿做做！”

“能行吗？我看你还是把书读好，从科举上博取功名出身吧！”

“妇道人家懂得什么！”袁世凯撇撇嘴，“再说，我还有一批打拳踢脚的朋友，把他们统统拉了去，那吴长庆还能不给我个官职吗？”

于氏听他这么说，也就不再吱声了。

1881年5月，他当真带了几十个打拳踢脚的无赖朋友，到山东投奔吴长庆去了。

袁世凯到了山东，找到吴长庆的军营，写了一份拜帖递进去。

吴长庆一看拜帖，原来是把兄弟的嗣子到了，就说了一声：“有请！”

听说吴长庆“有请”，袁世凯觉得兆头不错，朝跟他同来的无赖朋友们眨了眨眼睛，做了个手势，就把他们全带进营去了。

吴长庆见进来这么多人，心里一怔，赶紧叫他们统统退出去，只要袁世凯一个人留下。

袁世凯无可奈何，只好叫无赖朋友先退出去，自己垂着两只手，装出一副恭敬的样子，听吴长庆说话。

吴长庆问了他这几年家里的境况，自己的情形，末了，责怪他不应该拖泥带水地拉一批来历不明的人前来投军，并且拿出一点路费，要袁世凯打发他们回去，只许他一个人留下。